

“领导者”系列 SUPREME EXILE
独家披露15个国家元首的流亡路 深度解析15个政府首脑的不归途

「终极流亡」

亡命天涯的国家元首

李涛◎编著



“领导者”系列

S U P R E M E

E X I L E

「終極流亡」

亡命天涯的国家元首

李涛◎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极流亡：亡命天涯的国家元首 / 李涛编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8

(领导者)

ISBN 978-7-5057-2557-7

I. 终… II. 李… III. 国家元首 - 生平事迹 - 世界
IV. 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0248号

书名：终极流亡——亡命天涯的国家元首
作者：李涛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787mm×1092mm 16开本
16印张 309千字
版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57-2557-7
定价：28.80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100028
电话：(010) 64668676

>>> 流亡档案一 流亡的独裁统治者

人对权力的追求是无穷尽的，尤其是坐在国家第一把交椅上，很多人都会无法控制自己永世为王的欲望，不管是子承父业的巴列维、“冒险王”泰勒、“韩奸”李承晚、“无敌勇士”蒙博托，还是“食人王”阿明、“魔鬼”杜瓦利埃以及实施“红色恐怖”门格斯图。然而一切违逆历史潮流、背离人民意愿的独裁政体终究是要被推翻的。他们曾经的专制跋扈，以及他们流亡的落寞无依，都将为我们敲响警钟。

第一亡命人 巴列维 / 02
——身死异乡的君主

- 一 子弹下的“醒悟”
- 二 第一次流亡与“白色革命”
- 三 霍梅尼，巴列维王朝的梦魔
- 四 沸腾吧，革命
- 五 走向共和与最终的落魄流亡

第二亡命人 阿明 / 28
——坎帕拉城的“食人王”

- 一 “食人王”亡命沙特
- 二 农夫之子的军中历练
- 三 兵变带来的机遇
- 四 为靠山卖命
- 五 “意外”的政变
- 六 文盲总统，政治高手
- 七 雄狮总统，绵羊经济
- 八 暴君的暴政





亡
命
天
涯
的
国
家
元
首

第三亡命人 泰勒 / 55

——从狱囚到总统到逃亡者

- 一 单枪匹马的冒险王
- 二 脚踏白骨的独裁者
- 三 弃位而逃，终逃不过被抓受审

第四亡命人 蒙博托 / 65

——出逃的“无敌勇士”

- 一 出类拔萃，一鸣惊人
- 二 一步步走向巅峰
- 三 无限膨胀的欲望
- 四 外交风云
- 五 贪婪的本性
- 六 兵临城下，垂死挣扎

第五亡命人 杜瓦利埃 / 82

——万恶不赦的魔鬼

- 一 王朝覆灭
- 二 子承父业，延续“家天下”
- 三 智取实权
- 四 人间地狱
- 五 民反，势不可挡
- 六 美国弃儿

第六亡命人 门格斯图 / 96

——国际社会的一棵孤草

- 一 欧加登之争成就新英雄
- 二 “红色恐怖万岁”
- 三 独裁者的最终下场

>>> 流亡档案二 理想在政变中流亡

他们都曾踌躇满志、叱咤一时，然而不期而来的政变将他们的政治理想推下了深渊。柬埔寨“雄狮”西哈努克、加纳“救世主”恩克鲁玛、泰国“温和总统”差猜、海地“神父总统”阿里斯蒂德，他们都有有着为民的心，却少了防备的意识，被国内外的觊觎者政变下台，他们的功与过，有待后人评说。

第七亡命人 西哈努克 / 107

——独立英雄

- 一 黑色幽默：“我被罢黜了”
- 二 多情的柬埔寨雄狮
- 三 可敬的“独立之父”
- 四 国王—元首—流亡者—国王

第八亡命人 恩克鲁玛 / 125

——壮志未酬的政坛明星

- 一 金匠之子的壮志凌云
- 二 投身政治
- 三 民族独立的领头人
- 四 为了非洲的统一
- 五 “救世主”的失策
- 六 勤奋的流亡者

第九亡命人 差猜 / 142

——在政变失权后被“放逐”他乡

- 一 又一次“温和的政变”
- 二 华裔总理叱咤泰国政坛
- 三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 四 暮年悲歌



亡
命
天
涯
的
国
家
元
首

第十一亡命人 李承晚 / 155 ——倔傲的峥嵘岁月

- 一 前尘旧梦，最后唯有他乡月
- 二 雄心壮志，斗志昂扬
- 三 朝鲜的抗日战争
- 四 路漫漫，上下求索
- 五 一分为二的切肤之痛
- 六 心不死，身已远

第十一亡命人 阿里斯蒂德 / 180 ——两次流亡的喜与悲

- 一 亲信政变，被迫流亡
- 二 信奉上帝不如信奉自己
- 三 神父总统在硝烟中就职
- 四 重返海地
- 五 成于斯，败于斯

>>> 流亡档案三 不懂统治的统治者

他们是身居高位的统治者，然而却不懂得怎样运用掌中的权力为民谋福，克拉克西和藤森被丑闻缠身逃脱不得，阿卡耶夫做学问会更有建树，而伊萨贝尔·庇隆也许更适合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魅力。他们的下台流亡，终其原因，也许应该说是他们从开始就选错了政治这条路。

第十二亡命人 克拉克西 / 198 ——被丑闻淹没的流亡总理

- 一 “亚平宁半岛的政治地震”
- 二 政治泰斗在病态制度中触礁
- 三 黄粱一梦，客死他乡

第十三亡命人 藤森 / 207

——政界巨擘的荣光与坠落

- 一 流亡总统受审
- 二 移民后代
- 三 推土机总统
- 四 睡在枕边的政敌
- 五 神秘录像带终结“藤森王朝”

第十四亡命人 阿卡耶夫 / 221

——“郁金香”的花毒

- 一 “郁金香革命”
- 二 民主总统的“钢丝外交”
- 三 民主革命的幕后黑手
- 四 失民心者失天下

第十五亡命人 庇隆夫妇 / 233

——流亡夫妻流亡路

- 一 庇隆的不幸与幸运
- 二 伊萨贝尔从舞台到政坛
- 三 伊萨贝尔失望之后的醒悟

流亡档案 —



>>> 流亡的独裁统治者

人对权力的追求是无穷尽的，尤其是坐在国家第一把交椅上，很多人都会无法控制自己永世为王的欲望，不管是子承父业的巴列维、“冒险王”泰勒、“韩奸”李承晚、“无敌勇士”蒙博托，还是“食人王”阿明、“魔鬼”杜瓦利埃以及实施“红色恐怖”门格斯图。然而一切违逆历史潮流、背离人民意愿的独裁政体终究是要被推翻的。他们曾经的专制跋扈，以及他们流亡的落寞无依，都将为我们敲响警钟。



第一亡命人 巴列维 ——身死异乡的君主

亡
命
天
涯
的
国
家
元
首

亡命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国别：伊朗

身份：伊朗国王

流亡地图：巴列维先后遭遇两次流亡。第一次时间比较短暂，仅在伊拉克避难4天便复辟归国；第二次则辗转埃及、摩洛哥、墨西哥、美国、巴拿马之间，有如丧家之犬，并最终客死他乡，病殁于开罗。

流亡原因：残暴的独裁手段和君主制度的凋零使巴列维不再见容于日渐觉悟的伊朗人，而更加不幸的是，他遭遇到了一个极为强大的敌人——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因此，在丢失王朝和孔雀宝座之后，流亡是他不得不做的选择。

政治生命线：巴列维当上王储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该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当上国王后都还在浑噩中度日，直到刺杀的到来才让巴列维猛然“醒悟”：生命瞬间即逝，应该在短暂的生命中留下些什么？于是，巴列维振作起来承袭父亲的理想搞起了君主专制。只可惜，君主专制注定会被历史抛弃，巴列维倒行逆施，其凄然流亡的下场绝非偶然。

一 子弹下的“醒悟”

波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国度，到处流传着神话一般的故事。

作为波斯君主政体里的最后一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不是人们对他的歌功颂德，而是他那从辉煌到没落的人生。每当提到他的时候，人们总是歔欷不已——他输给了时局，并最终不得不流亡在外，客死异乡。

与正统的王储相比，巴列维的骨子里毫无王族血统，他的父亲礼萨·汗不过是恺加王朝哥萨克骑兵旅的一个上尉。1919年10月26日，巴列维出生在德黑兰，他还有个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兄妹俩出生后，礼萨·汗的好运也随之而来，他先后被提升为哥萨克骑兵旅旅长以及波斯军队的副指挥官，入主波斯军队的核心领导层。其实，礼萨·汗的提升也并非偶然，他从14岁参军开始就是个骁勇善战的猛将，从士兵逐步晋升到上尉，全凭他那股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的精神头儿。也正因为次次打仗礼萨·汗都冲在最前面，所以部下都十分敬佩和拥戴他。

当上波斯军队的副指挥官后，礼萨·汗的野心也开始膨胀。当时的波斯在国王艾哈迈德·阿里沙的统治下日益憔悴，官僚风气日盛，部族不和，国民收入不断下降，百姓生活艰辛。礼萨·汗认为这正是他起事的大好时机，于是，1921年2月21日，礼萨·汗带着2000多骑兵敲开恺加王朝大门，赶走了首相、解散了内阁。4年之后，礼萨·汗基本掌握了实权，他罢黜了阿里沙，自立为王，成为新王朝的统治者。

礼萨·汗登基的时候，巴列维只有6岁，父亲整个加冕仪式他都看在了眼里，而他本人也知道自己将是王位的继承者。巴列维是诸多王子中的老大，也是礼萨王最疼爱的一个儿子。但是，巴列维从小就被母亲宠溺，整日就跟兄弟姐妹们混在一起玩乐，跟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更是如胶似漆。巴列维这样的状态显然不具备未来国王的要素，于是，礼萨王下令让巴列维从后宫中搬出来接受正规的王储教育，以便将来成为一个合格的王位继承者。

为了给王子提供一个合适的学习场所，礼萨王命人在萨达巴德宫建造了一座初等军事学校。在这所专门为王储打造的军事学校里，一共有21个学员，包括巴列维的4个弟弟以及礼萨王心腹大将的儿子。说是一起学习的学员，其实都是巴列维的陪读而已，这些学员要负责让巴列维“自我感觉良好”，让他“脱颖而出”成为“不同凡响的佼佼者”。



在初等军事学校的日子，巴列维的自信得到了塑造，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人敢超过他，无论是理论课、骑马、体操还是拳击、搏击术，他都稳居第一。学校并没有给巴列维提供一个公平较量的平台，以至于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力出众。他曾挥舞着拳头冲向拳击老师，老师像演戏一样配合倒下，然后夸赞王子拳法一流。

就这样过了5年，王子巴列维于1931年从“温室大棚”毕业了。这一年巴列维12岁，还是一脸的幼稚，但神态上已经表现出不可一世的骄傲模样。礼萨王的精心作品已有雏形，还属于儿童的王子已经颇具一个统治者的目空一切。

从此以后，礼萨王天天把巴列维带在身边，要求他跟着自己处理政务，参加内阁会议、阅兵式和各种视察活动。显然，国王想让更多达官贵人认识王储。那个时候的波斯名义上是君主立宪制，其实议会、内阁都形同虚设，权力被国王一人独掌，是彻头彻尾的君主专制。明白国家真正的体制，也是巴列维需要上的重要一课。

巴列维需要明白——准确地说是礼萨王希望他能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为了让巴列维了解欧洲文化，礼萨王特地从法国聘请了一位语言教师，还派一名观察员到欧洲进行实地考察，准备找所好学校让王子去留学。

此后不久，巴列维便被礼萨王送到了事先挑选好的瑞士的勒·鲁塞学校留学。送王子去留学的那天如欢送一位国际要人般，国王、王后、公主以及所有亲王都出来相送。跟随王子一起远赴瑞士的还有他的弟弟阿里·礼萨亲王、伴读侯赛因·法尔杜斯特、保健医生穆亚德·纳菲西以及波斯语教师穆斯塔法。王子基本上带了一个小型顾问团去留学，时刻都丢不掉那王储气派。

可惜的是，巴列维并没能带着他特有的骄傲在勒·鲁塞校园里风生水起。因为这里不是波斯，这里的学生并不需要对他国的王子卑躬屈膝，更不会特意去配合他的优越感。刚到学校的巴列维以为自己还会受到像在初等军事学校一样的待遇，然而，他的骄傲立马遭到了挑衅，几个欧美留学生看到他后并没有表现出肃然起敬的姿态，这让巴列维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巴列维决定让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尝尝王室拳头的滋味。结果，经过5年军训的王子被几个普通学生打得满脸开花，所有的骄傲在这一刻的疼痛中消失殆尽。

这次挨打对巴列维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最起码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过身体上的疼痛并没有改变巴列维纨绔子弟的特性，他不是个好学的人，除了体育之外其他成绩一塌糊涂。他拥有满满一壁橱的衣服，却很少能找到几本书；他能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却难以遮掩空空的头脑。除了王子的身份外，巴列维根本没学到王子该有的实际内涵。

巴列维差强人意的学习成绩让礼萨王十分生气，他费尽心思想培养出一名各方面都很出色的王储，却没想到巴列维是如此不争气。1936年，波斯被改名为伊朗。同年，礼萨王把巴列维和他的弟弟召回国内，让巴列维就读于德黑兰的一所军事学校，重新接受军训。两年之后，巴列维从军校毕业，担任军事监察职务。

礼萨王本以为从军校毕业后的巴列维可以成长为一个刚毅的男人，能够为他分忧，却没想到这个喝了几年洋墨水的王子对继承王位并不感兴趣。在巴列维看来，王储的身份带给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富足的生活，每日都可以纸醉金迷。他从担任军事监察后就没有认真做过工作，整日就在德黑兰的上流社会里来回穿梭，忙着跟各种年轻人玩乐，典型的放荡公子。最让礼萨王愁云压顶的是，这个儿子从瑞士回来后就满嘴的“平等”、“民主”、“自由”，完全没有国王的样子。

巴列维的“欧洲镀金”让礼萨王的苦心白费了，在德黑兰军校的生活也差不多一无所获。这也难怪，巴列维从军校毕业的时候才19岁，正是意气风发、贪玩好动的年纪，头脑中根本没有形成将来要管理国家的意识。

礼萨王看着自己的儿子整日花天酒地，身边的女伴一天一个，不禁担忧起来。是啊，万一这位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王子看上了一个平民姑娘还要结婚的话，王室血统就不纯正了。再说了，王储本来就应该配一位公主，那样伊朗还能从政治婚姻中获利。于是，礼萨王四处打听哪个国家的公主符合政治联姻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访查，礼萨王决定与埃及联姻，人选是埃及国王法鲁克的妹妹芙吉娅。出身高贵的芙吉娅不仅冰雪聪明，而且也曾经在欧洲留过学，是王妃的绝佳人选。就这样，在两个即将成为夫妻的年轻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礼萨王和法鲁克王定下了婚约。

1940年，芙吉娅公主带着200多箱嫁妆嫁到了伊朗，成为王妃。然而，这场婚姻并没有让礼萨王得偿所愿，反而带来了无尽的苦恼。巴列维在结婚后不久便又恢复了花花公子的本性四处留情，他与王妃的感情也骤然破裂，虽然他们有了自己的女儿，但离婚已成必然之势。

王储的婚姻问题在混乱的1941年不能称其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

礼萨王曾经是英国的忠实支持者，但由于利益关系后来又投靠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成了众矢之的，这让礼萨王十分担忧伊朗的立场。不管礼萨王多么不愿意，但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1941年6月德国征战苏联，伊朗不可避免被拖了进去。礼萨王最初看到德国的嚣张气焰以为德国会赢，便义无反顾地帮助德国对付英国和苏联。但是，这次征战对伊朗而言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差事，如果德国援军没到，



伊朗军队将很快被英苏联军覆灭。经过一番思量，礼萨王决定改变原来的外交态度，保持中立。他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他将在私底下偷偷帮助德国纳粹分子在伊朗的行动。

可惜的是，礼萨王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行就被英苏联军粉碎了。1941年8月，英、苏两国的军队都到达伊朗境内。9月14日，英苏联军要求礼萨王退位，如果不退就武力伺候。进退无路，在盟军的压力下，礼萨王走下了王位。

1941年9月16日，巴列维宣布继位，而他的父亲也开始了流亡的生活。1944年3月，礼萨王在毛里求斯岛凄凉去世，遗骸在那里停留了6年后才被送回伊朗。

在父亲仓皇去国后得继大宝的巴列维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他都不得不担负起一个责任。与礼萨王不同，巴列维手中并没有实权，真正在伊朗说了算的是盟军。昔日热闹非凡的宫殿此刻变得冷冷清清，父亲流亡了，王室四分五裂。过去的自信和骄傲瞬间瓦解，没有安全感的巴列维逐渐颓废起来，索性脱去沉重的责任外衣赤裸裸地吃喝玩乐。王宫成了最大的夜总会，巴列维整晚都在打牌赌钱、跟女人寻欢作乐中度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算结束了，盟军陆续撤出了伊朗。这个时候的巴列维已经堕落成一个昏庸无能的国王，他生活的全部就是声色场所的欢歌笑语，哪还有心思治理国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9年2月4日，一次刺杀事件彻底惊醒了巴列维，才让这个浑浑噩噩的国君看清了自己的身份。

这天是德黑兰大学成立14周年的纪念日，巴列维应邀参加校庆典礼并要在下午进行演讲。下午时分，巴列维准时到达德黑兰大学校园，在校长等人陪同下，巴列维向大厅走去。在大厅门口，巴列维停留了一会儿让记者们拍照和访问。就在这个时候，在靠近第一级台阶的地方一个记者从照相机匣子里掏出一只左轮手枪，并迅速向巴列维射击。等到保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巴列维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满脸的鲜血正顺着脖子汩汩下流。幸运的是，这场刺杀并没有成功，那几颗子弹掠过了巴列维的皮肤，他脸上的血不过是破了层皮造成的。巴列维奇迹般地躲过一劫。

这次刺杀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让巴列维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是在浪费生命。认识到这点后，巴列维开始积极争取自己手中的权力，像父亲一样排除异己，抓捕反对党。如果萨礼王这时还活着，他一定会很开心，儿子终于醒悟了，他总算是按照一个国王应该有的轨迹行进了。不过，这种积极注定是不能成功的，他对封建制度的竭力维护其实是在耗损自己的元气，民主、自由、平等早已经先他一步进入民众的心里了。

二 第一次流亡与“白色革命”

伊朗从未安宁过，这对长期在深宫中过着糜烂生活的巴列维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当巴列维真正想大展拳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处处受阻，在这个国家里有一堆人对自己的王权不满。最突出的一个人就是穆罕默德·摩萨台，其领导的民族阵线是国内反对封建王权较为活跃的一个组织。

摩萨台真正火起来是在1950年英国英伊石油公司同伊朗谈判的时候，这次谈判是围绕刚刚到期的“石油合作协议”展开的。伊朗政府的要求是英伊公司要增加石油合作方面的费用，而英国则在其中乱做手脚。为了抗议英伊公司的狡诈手段，摩萨台带领伊朗民众展开了一场示威游行，将抗英活动进行到底。巴列维出动了军队进行镇压，却换来规模更大的游行活动。期间，受到巴列维重用出任伊朗首相的拉兹马拉将军也被暗杀，继任者因受到威胁而不敢接手内阁，无奈之下，巴列维只好让摩萨台出任首相。

摩萨台在出任首相的当天就宣布石油国有化，这个决定让无数民众欢欣鼓舞，可却让巴列维感到难堪。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在伊朗蔓延，而且愈演愈烈，这种趋势让西方国家和封建卫道士感到害怕，他们的利益命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巴列维再次成了利欲熏心者的最爱，美国中央情报局第一个向巴列维猛摇橄榄枝，并支持了一场赶走摩萨台的政变。

发动政变的是扎希迪将军，巴列维十分乐意配合他的行动。然而，扎希迪将军口袋里那封有着巴列维国王亲笔签订的摩萨台的免职书还没来得及往外拿，政变就在摩萨台的控制下流产了。这封免职书不但没能帮助巴列维拔掉肉中刺，反而成了他被众人口诛笔伐的导火线。

当人们通过免职书得知巴列维也是政变参与者时便开始了对国王的责难。扎希迪逃跑了，巴列维成了炮灰，他被当成实现伊朗民主、自由的最大障碍。在舆论的压力下，巴列维带着妻子仓皇逃往伊拉克避难。他前脚刚到伊拉克，国际媒体后脚就发出报道称伊朗国王被赶下了孔雀宝座。

8月18日，正当巴列维一筹莫展的时候，从伊朗传来了摩萨台倒台的消息。原来扎希迪逃跑后又跟美国中情局接上了头，再次策划了一起政变并大获成功。

政变成功后的第四天，巴列维带着夫人杀回伊朗，重新登上了孔雀宝座。也许是巴列维气数未尽，但不代表巴列维可以高枕无忧了，不管是国事还是家事都问题不断。1958年，巴列维的第二次婚姻宣布终结。他同埃及公主芙吉娅的婚姻早在1948年就结束了，这位国王一贯的风流惹恼



了埃及公主，而且在伊朗的生活并不如公主想象中那般奢华，公主一气之下离开了伊朗。巴列维的第二个新娘是伊朗贵族索拉娅·埃斯凡迪亚里。索拉娅虽然貌美，但身体却十分虚弱，而且性格怪异很难与王室成员相处。更重要的是，索拉娅虚弱的身体让她无法为王室添丁。无法生育在王宫中就难以获得地位，在众多非议之下，索拉娅只能同意离婚。

巴列维的第三个新娘是一位21岁的留法学生，她和国王在巴黎相识并相爱，在短暂相处后就步入婚姻殿堂。这位新王后就是后来一直跟随巴列维的法拉赫·迪巴，她也许就是国王命中注定的伴侣，在婚后不久便生下一名男婴，法拉赫王后成了王室的功臣。这位王后无论做什么都有条不紊，稳重聪慧从不拖泥带水。一个年轻富有活力的王后赢得了宫廷内外的好评，她关心伊朗女权问题，热爱文化艺术，还举办过艺术节和国际电影节。对于巴列维来说，一个好的贤内助可以省去他很多烦恼。

尽管法拉赫在尽力帮助巴列维排忧解难，但是宫廷之中的那些事端还是让巴列维伤透了脑筋。在巴列维周围除了孪生妹妹阿什拉芙公主之外没有一个兄弟姐妹肯平静度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团体，钩心斗角。王室内斗严重影响了巴列维的统治，这是内忧之一。



伊朗的末代皇帝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和皇后法拉赫·迪巴。

巴列维最大的内忧还是伊朗的经济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的伊朗经济就像一堆泡沫，毫无根基。伊朗是个产油大国，大部分国家收入来源于石油，西方国家从摩萨台执政时就增加了购买金额，但还是满足不了政府官员以及王室的贪婪。凭石油挣的钱悉数落进了贪污腐败人员的口袋里，老百姓根本无法从中获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些人忙着数钱，一些人则忙着四处借钱，银行利息跟失业率一样都只增不减，人们的生活



在巴列维统治时期，他一直受到美国的支持，并几次访问了华盛顿。包括1963年与约翰·肯尼迪（右）的这次会面。

质量一落千丈。

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巴列维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然而这个现代化、世俗化的计划，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派的强烈反对，以致双方于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宣告结束，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的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沙利文写到：“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派的严重抵抗了。”此后，巴列维便开始了长达15年、给伊朗带来巨大变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力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民族特点、民